

# 头发

卫斯理 著 珍藏版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珍藏版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  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珍藏版

# 头发

卫斯理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  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头发 / 卫斯理著. —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8. 11

(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: 珍藏版. 第二辑)

ISBN 978 - 7 - 80678 - 886 - 8

I. 头… II. 卫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2867 号

本作品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发行  
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字版, 未经许可, 不得翻印

图字: 09 - 2008 - 040 号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(珍藏版)

## 头 发

卫斯理 著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陈飞雪

装帧设计 袁银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3 字数 128,000

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80678 - 886 - 8 / I · 17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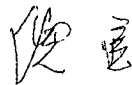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2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571 - 85155604

· · · · 几句话

写了四十多年小说，论者将拙作分为三个时期：早、中、晚。此次出版的一批，属于早期和中期的上半。三个时期的创作风格有相当程度的不同，所以风评不一。本人并无偏爱，但读友对早期的作品，颇有好评，大抵是由于在早、中期作品之中，主要人物精力充沛，活力无穷，所以使故事曲折多变，小说也就格外吸引人。此次重新出版这批作品，正好让大家来证明这一点。

四十余年来，新旧读友不绝，若因此而能有新读友，不亦快哉！

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六日

· · · · 序言

《头发》写于一九七八年，这部作品有相当特殊的意义，在卫斯理故事中，地位独特——它是在休息了六年之后又开始续写的第一个故事。六年之后，故事的风格，有了显著的改变，以后一系列的作品，也有了显著的不同。代表着写作人风格转变的作品，自己自然对之十分喜爱。

《头发》的题材极其异特，其中 A、B、C、D 代表了什么，明眼人自然一看就知道。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对各种宗教，连粗浅的认识都没有，一切只凭想象。大半年前，突然悟到了基督教的道理，自然看法大不相同，但这次也只是小作修订，并未曾改写——也不准备改写。

“头发”是原来在明报发表时的名字，后来在台湾报纸连载，被改为“无名发”，颇有“无以名之”之感，后来又用这个名字出了单行本，这次，自然改回原来的名字。

有人问：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八年，卫斯理没有故事，干什么去了？答案就在故事中：离开人间，到天堂去了！

卫斯理（倪匡）

· · · · 目录

- · · · 第一部 杀了人还问被杀者是不是死了 ···· 1
- · · · 第二部 一个万万不能有光亮的地窖 ···· 17
- · · · 第三部 在王宫中见到怪事 ···· 35
- · · · 第四部 怪异莫名的“圣物” ···· 49
- · · · 第五部 第一个怪梦 ···· 67
- · · · 第六部 在南美洲发生的非常事故 ···· 87
- · · · 第七部 第二个怪梦 ···· 107
- · · · 第八部 看来是死亡其实是永生 ···· 127
- · · · 第九部 夜探王宫发现国王的秘密 ···· 147
- · · · 第十部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···· 167
- · · · 第十一部 第三个怪梦 ···· 185
- · · · 第十二部 和国王的一次详谈 ···· 205
- · · · 第十三部 三个怪梦 ···· 223
- · · · 第十四部 深入七层充满奥秘的石室 ···· 239
- · · · 第十五部 意外地到了“那边” ···· 255
- · · · 第十六部 实验室中制造肉体维持  
永生 ···· 271
- · · · 后 记 ···· 285



第一部

杀了人还问被杀者是不是死了







收到利达教授来信的那一天是年初五。利达教授是我所认识的人之中，最不通世务的一个。而且，除了本身的专门知识，其余生活上的事，如同婴儿一样。他是一个出色的植物学家，毕生在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研究当地的植物。有一个时期，我因为对植物的“感觉”极有兴趣，曾经远赴他的实验室，和他成了好朋友。

利达教授从南美的来信，看了有点令人啼笑皆非：“小儿柏莱，留恋尼泊尔，不肯回来，请就近找他回来。”这个不通世务的植物学家，多半以为我住在亚洲，尼泊尔也在亚洲，所以有“就近找他回来”之请，却不知道我住的地方和尼泊尔相距没有一万里，也有八千里！

我看完了信，交给妻子白素，白素笑了笑：“人家托你的事，你总要做到的！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他这个要求不近人情，我会回信告诉他，尼泊尔离我住的地方很远。而且，我只不过在六年前见过那位柏莱先生，当时他十五岁。西方青年爱待在尼泊尔不肯走的，大都是嬉皮士，长头发，长胡子，我根本没有法子从上万个嬉皮士中，认出他的儿子来！”

白素笑咪咪地瞅着我，并不表示意见。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意，尽管口中说不去，但是心里，早已经打好了如何采取行动的主意。我只好摊了摊手：“好吧，我就替他去走一遭，将那位柏莱先生找回来。多则十日，少则七天，一定回来！”

白素又耸了耸肩，不作表示。我也没有再说什么。到尼泊尔去找一个人，听来不很容易，但是对我来说，还是小事一

桩。我也不写回信，因为利达教授所住的地方十分偏僻，一个月也收不到一次信。我想，人找到了，逼他回去，比写信要快得多了！

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家，只带很少的行李，白素特地在我的行李中塞了一条毡子，那是准备给我到了尼泊尔之后披在身上，效法那些整天抽大麻、练“沉思”的嬉皮士之用。

航机在印度的几个地方略停，就直飞加德满都。到达目的地之后，我先在酒店安顿了下来。别看尼泊尔这个小地方，加德满都也有它进步的一面，酒店的设备，应有尽有。稍为休息了一下，向酒店的经理问明了几个嬉皮士聚集的地方，就开始找人。

第一天，没有结果。第二天，也没有结果。

第三天，我驾着一辆租来的吉普车，驶向近郊的一座古庙。天气相当冷，远处雪山巍峨，我将衣领竖直，扣紧，在不平整的道路上驾车疾驶，忽然看到前面路上，有一个身形矮小的尼泊尔人，站在路中心，双手挥动着，大声叫嚷。当我紧急刹车之后，车子离他大约只有五六尺距离。

我心中咒骂了一声，瞪着那个尼泊尔人。那家伙却若无其事，笑嘻嘻地走过来。他的样子很普通，有着山区生活的人那特有的粗糙皮肤和皱纹，以致很难分辨出他的真实年龄。我一停下车，那家伙用十分生硬的英语迎了上来：“欢迎！欢迎你来到尼泊尔！”

我心中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这家伙，他自以为是什么人？是尼泊尔的国王？我只是闷哼了一声：“什么事？”



那家伙听我一问，立时装出了一副十分神秘的姿态来，向我凑近了些，如果不是在这时候我伸出了手，阻止他的进一步行动，他一定会爬上车来了。他右手抓住了支撑车篷的铁杆：“尼泊尔是一个古老的国家，先生，远比你想象中还要古老！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中，可以说到处是宝物，只要你识货的话……”

他才讲到这里，我已经明白是怎样一回事了！这家伙是向游客兜售“古物”的那种人！所以我毫不客气地伸指在他的手背上一弹，那一弹，令他像是被蛇咬了一口似的缩回手去，瞪大了眼望着我。我立即大声道：“我不识货，你去找别人吧！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已发动了车子。那家伙有点着急，拉住了车子不放：“先生，我有的是真正的古物，古得没有人能说出它的年代来！先生！”

他在说着的时候，我已经发动了车子，向前驶去。他仍然拉着车子不肯放，神情也极其焦灼，跟着车子在跑，语音也愈来愈急促：“先生，那件古物，你一看就会喜欢……我的名字叫巴因，就住在前面的村庄里，你什么时候有兴趣，可以来找我！”

当他讲到最后几句话的时候，因为我早已将车子加快了速度，他奔跑的速度没有法子追得上，所以他松开了手，一面跑，一面还怕我听不到，所以直着喉咙在喊叫。

我根本连头也没有回，而且对这个尼泊尔人，一点兴趣也没有。这种向游客兜售“古物”的把戏，以各种方式进行，如果说我会上当，那才是天下奇闻！



车子继续向前驶，不多久，我就将这个尼泊尔人完全忘记了。一小时之后，车子到了那座古庙的前面，我在离庙门还有一百码处就停了车，抓起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皮袋，向前走去。

那座古庙的建筑十分辉煌。往日，一定有过它极其光辉的日子。但是现在看来，实在是太旧了，旧得它原来是什么颜色的也无法辨认，看去是许多深浅不同、给人以极度残旧之感的棕色。

庙门外是一个相当大的广场，长满了杂草，一簇一簇干黄的枯草，正好被在庙门外晒太阳的嬉皮士用来作天然的坐垫。

我一面向前走去，一面仍像前两天一样，高举着手中的皮袋，大声叫道：“柏莱·利达！柏莱·利达是不是在这里？”

嬉皮士认为他们自己与众不同，像我这样子和他们打扮神情不同的人，如果和他们打招呼，一定是十问九不理。可是手上抓一个这样的皮袋，那就大不相同。因为这种皮袋是当地人用来放大麻的，而大麻正是这种人绝不可以少的！我的举动，看来像是在找柏莱·利达这个人，替他送大麻来了，那当然会引起他们的兴趣。

果然，我才叫了两次，所有人的目光全向我望来。一个胡子和头发完全纠缠在一起，连面目都分不清的大个子，摇摇晃晃，向我走了过来，从一大蓬胡子之中，吐出了含糊不清的声音，道：“你找谁？”

我重复了名字一次，那大个子指了指他自己，说道：“我就是！”



我笑了笑：“请问，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大个子眨了眨眼，答不上来，我挥了挥手令他走开，那大个子居然想伸手来抢我的皮袋，被我一抬脚，在他小腿上重重踹了一下，痛得他怪叫着，弯下身来。立时又有几个人向我围了上来，气势汹汹，可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行动。

我一面向前走，一面又叫着柏莱的名字，又大声宣布：“谁能带我找到他，这袋东西的一半是他的！”这样的“赏格”显然引起了他们的兴趣，一阵阵交头接耳声传来，又有几个人奔进庙去，不一会，更多嬉皮士，男女都有，从庙中涌了出来，七嘴八舌地向我问了很多问题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柏莱在哪里。

我心中暗叹了一口气：倒霉，只怕这一天又要白费了。幸好这座庙，看来历史悠久，倒可以不虚此行。那些嬉皮士还在向我纠缠，被我大喝一声，又伸手推倒了三四个身形高大的，其余人才渐渐散了开去。

我向庙中走去，尼泊尔的庙，建筑体制大致相同，和中国古庙的深邃不同，给人的感觉是神秘而浅窄。可是这座古庙却不大相同，一进门，一个天井之后，就是一个相当大的大殿，在大殿两侧，都有门通向内部。我随便拣了一扇门走了进去，那是一条相当长的走廊，两旁的墙，全是木质的，上面满是浮雕，可是残缺不堪，几乎凡是弄下来的部分，都叫人弄走了。

走廊中十分阴暗，我一直向前走着，来到了走廊的尽头，才看到另一扇残旧的木门。



正当我要推开那道木门之际，我听得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人喘着气，向我奔了过来。我转过身来，看到的是一个身形矮小的嬉皮士，他在我面前停下：“先生，你在找柏莱？”

我高兴地道：“是，你认识他？”

那矮个子仍在喘气：“柏莱·利达，有一个父亲在南美洲的柏莱？”

我松了一口气：“就是他，你可以得到酬报！”

走廊中的光线很暗，直到交谈了几句之后，我才看清了那嬉皮士的面貌，他看来年纪很轻，虽然头发很长，可是胡子却稀稀落落长不齐全。从他的神情来看，并不像是在撒谎。当我说他可以获得酬报之后，他咧大了嘴：“柏莱是一个怪人，他没有朋友，据他说，他只将自己的名字告诉过我一个人……”

我不耐烦听他叙述他和柏莱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你带我去见他就是！”

那矮个子点了点头：“你有车，我可以带路！不过……不过……”

矮个子好像还想说些什么，可是我因为已有了柏莱的下落，所以十分兴奋，不等他讲完，就急急向外走去。

矮个子急忙跟在我的后面。一到了走廊外面，那群嬉皮士又挤了上来，好不容易才推开他们到了庙外，上了车，由矮个子指路，我驾着车，驶出了大约十多里，来到了一条十分荒凉的河边。那河的河滩上全是乱石子，在冬天，河水很浅，附近非但没有房屋，而且连一点有人居住的迹象都没有，我心中不



觉十分愤怒，转过头来盯着那矮个子：“柏莱呢？在什么地方？”

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一当那矮个子有什么应对不善之处，我就一拳将他打下车去，并且将他独自留在那荒凉的河边，以惩戒他骗人之罪。

可是，矮个子的回答，却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他伸手向河边一堆拱起的乱石一指：“柏莱就在那里，一个月前，是我亲手将他葬下去的！”

当时我真的呆住了！这是我绝对未曾料到的事！我要找的人，已经死了！我不知道自己呆了多久未曾出声。那矮个子却已经下了车，来到那一堆石子面前，迎着风，长头发飘动着，用一种十分伤感的语调道：“柏莱，你好，你到达目的地了没有？为什么我一直没收到你的信息？”我定了定神，也下车来到了那堆石子之前。矮个子还在喃喃自语：“辛尼看你来了，你究竟是不是已经到达了目的地？你……”

我听到这里，实在忍耐不住，大声道：“帮我将这些石子搬开来！”

那矮个子怔了一怔，我又厉声道：“辛尼，听我的话，快动手搬石子！”

辛尼又呆了片刻，才不出声，抿着嘴，用力将石块搬开去，我也帮助他动手一起搬，不一会，堆在地面上的石块全已搬开。石块下的土质很松，我从车上取下了一条铁杆，掘着土，不多一会，就看到了我要找的人：柏莱·利达。

这时候，辛尼的神情显得十分异样，只不过当时我只是注

意柏莱的尸体，向他看了一眼，并没有再去思索他的神情为什么如此古怪。

我用手拨开了尸体上的浮土，整个尸体，用一幅旧毡包裹着，尸体已经腐烂了一大半，有一股极其难闻的臭味，冲鼻而来。而且当我用手拨开浮土的时候，许多地鼠，闪着惊惶的目光，吱吱叫着，四下散逃开去，这种情形，实在很令人恶心。

我取出了一条手帕，捂住了口鼻，然后揭开那幅旧毡，看到尸体双手交叉，放在胸前。我一眼就看到尸体的右腕上，有一只银镯子，我俯身将银镯子取了下来，镯子上刻着“柏莱·利达”的名字。而且，这只银镯子我曾经见过，镯上刻有南美印第安人的图案，是柏莱的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

这个躺在那样冷僻河边的尸体，就是柏莱，那是毫无疑问的事了！刹那之间，我心中十分感触，我在想，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通知利达教授，他才不至于太过伤心？看来，我又得上南美去走一次了！

我当时想得十分出神，以致连辛尼是什么时候来到我身后的也不知道，直到他忽然开口，向我问了一句话。他问道：“先生，柏莱……他死了么？”

我陡地转过身来，在那片刻之间，我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恼怒。这种恼怒，当然是由于辛尼这个愚蠢至极的问题而来的！

一个人的身体，埋在地下一个月，已经大半腐烂了，他还在问这个人是不是死了！

我一转身，双手齐伸，抓住了他的双臂，先用力将他的身子摇了几下，然后大声喝道：“你看他死了没有？如果这样子





还可以不死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”

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辛尼被我这样粗暴的对待，可是他的神情却既不发怒，也不惊惶，只是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，喃喃地道：“本来是该我的，可是我争不过他，我一直争不过他，所以被他抢先了！”

我听得辛尼这样说，不禁呆了呆。这两句话，我每一个字都听得明明白白，可是整句话的意思，我却全然莫名其妙！我道：“你这样说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辛尼的目光却一直停留在柏莱的尸体上：“我再问你一次，柏莱是不是死了？”

又是那个令人恼怒的蠢问题！可是这时候，我却看出事情一定有古怪的地方，辛尼一定知道一些有关柏莱之死的秘密，如果我再发怒，他可能永远保守这个秘密，不再说出来。

所以我居然并不气，反倒用一个更蠢的回答，来答复他那个蠢问题，我说道：“是的，他死了！”

在听到了我的回答之后，辛尼的神情，突然变得激动起来，声音也有点发颤：“他……真的死了？一点有生命的迹象都没有了？他……在骗我？还是我们两人犯了什么错误？如果……他死了，那么，算不算是我杀他的？你说，先生，算不算？”

我本来就觉得辛尼的神态十分奇特，讲话也有点语无伦次，可是却无论如何，也料不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

刹那之间，我觉得事情远较我想象之中来得严重，我的脸色一定也变得十分难看，因为辛尼在向我望了一眼之后，不由